

LU BIAN HUA

花城出版社

马凌 著

路边花



丽人行

路边花

马凌 著

花城出版社

23485/02

1516-1
107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边花

马凌著.

- 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2.6

(丽人行)

ISBN 7-5360-3822-4

I. 路...

II. 马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40044 号

责任编辑:黄茂初 技术编辑:薛伟民

封面设计:王越 插图:王珺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

(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5.75 1 插页

字 数 39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22-4/I·3125

定 价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我永远四出寻找我的自身，
但我怎能认出，
我以变幻的形象和外表，
在梦中飞掠的流浪者呢？

我常在我诗歌的心中，
倾听着它的声音，
但永不知道它住在哪里。

时间过去，光影暗却，
在一个行人的琴上，
别离的调子荡漾在晚风中。

——泰戈尔

从阁楼的小窗望出去，可以看到教堂的塔尖。

衬映在蓝天白云下的教堂的绿色塔尖顶，用一根银白的细杆顶着一颗金光灿灿的圆珠，这是天和地合二为一的象征，像教皇手中的执杖，是一种炫耀，又是一种诱惑，抑或上帝便是通过这种形象，来展示天堂对人们的召唤吧！我经常双手托腮，两眼凝视着那颗光芒四射的圆珠，想。

这里很安静，尤其到了夜晚，陌生和孤寂悄悄爬上窗棂，常春藤般缠住人的思绪，那展开了的故乡的亲情便一发不可收拾，思念使岁月沧桑呵！

沉重的脚步踏破死的寂寥，空气中涌动着异国的幽秘和躁动，我咽桑果似地咽下重叠在我胸腔中的气恼，扭过身，面朝墙壁，将自己凝固成一个冷漠。门一重一重地被打开，探进来冯·施博士白发稀薄的脑袋：“丁洁，一块出去吃饭吧！”“谢谢，我不想去！”我很佩服德国人的绅士风度，比如现在，尽管我和冯·施博士大吵一架，气犹未平，他依然彬彬有礼地邀请我和我的家人出去吃饭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姿态，我有礼貌的拒绝也是势在必行，没有人真心邀请我去餐馆吃饭，在这个家庭只有我是多余的。

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？

当那些杂沓的脚步声随着汽车的几声轰鸣重归于平静后，我重又端正自己的坐姿，陷入……陷入……

柏林的六月是绿得流油甜得溢蜜的季节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在草地湖边，田埂山崖流连，四处繁花似锦，歌舞升平。冯·施博士家的花园里更见春光四溢，赏心悦目。今天是冯·施博士六十岁生日，天遂人愿，他是愈活愈年轻了。

花园里那片地毯一样坦平丰厚的草地上，紧连着铁红色的楼房，有一个大理石砌的圆形白顶平台。平台之妙，妙在能挡住直射的阳光和雨水，却挡不住咄咄进逼的大自然的气息，花香、蝉鸣、鸟啼、细柳枝随风嬉舞，轻拂人面，四面八方的和风带着清新的海洋的氛围舔湿了空气，舒畅和恬静地沁人肺腑。

平台上摆了一只大圆桌，上面罩一块淡绿丝绒的方桌布，桌布的四角绣着四支栩栩如生的娇花艳草，桌角搁着香槟酒、啤酒、葡萄酒等，红、绿、黄、蓝五彩缤纷如雨后的彩虹耀人眼目；桌面则摆满了刚从餐馆送来的食物，我原以为只有中国菜讲究形式美，没想到德国菜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那一盘盘的肉、肠、奶酪、大虾等，配上菠萝、苹果、香蕉，被摆成一个一个立体造型，如孔雀开屏、雄鹰展翅，最后是一只灿烂似

锦的花篮，别以为花篮里装的便是花了，里面是各种形态，掺了芝麻、花生、玉米等烤得脆黄的面包，香味扑鼻。

“上帝。”我情不自禁地赞叹，“真美，实在太美了。”

开车送菜来的德国厨师没有反应，仿佛习以为常。

“哈！”冯·施博士手抚肚子，自豪地一笑，那神态俨然是说：原该如此。在以后日深的接触中，当我逐渐领略了德国人的傲慢，自以为是后，才真正理解了冯·施博士当时一笑的含义。一切就绪，我看了看堆满食物的桌子，开满鲜花的花园，又看看手表，有些担心地抬头问冯·施：“为你祝寿的人呢，你的请柬都给谁了？”

他又是那样一笑，轻松地：“我过生日，从来不发请柬！”

正说着，门铃响了，走进一家人来。

“哈！我知道你会第一个到的，我的亲爱的小儿子。”被他拥住的年轻人才二十七八岁，光洁的前额，淡黄色头发，有一只同冯·施一样的大鼻子，冯·施为我们作了介绍。

跟在小儿子后面的小儿媳，怀内抱着婴儿，只对我淡淡一笑，小儿媳旁边还站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同德国所有的老太太一样，打扮得非常得体，她描红涂眉着浓妆，戒指、耳环、项链金光灿灿。

“这是孩子们的奶奶！”冯·施博士指着她说。

“你好！”我热情地握住她手，初入这个家门，我即好奇又不安，好奇的是对德国有钱人家的生活尚不了解，不安的则是我这个外国人，不懂德国人家的礼仪风俗，语言又不十分通畅，唯恐会出丑，以辱没中华民族泱泱礼仪之邦的形象。

只是我对老太太有一种天然的依恋，她们阅历丰富而善解人意，宽容大度，尤其德国的老太太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许多男士在战火中丧生，德国的老太太们，当年战后的德国妇女，孤单而坚强地挑起恢复经济建设新德国的担子，她们是怎样创造出这样

一个全新的德国，任何一个目睹了这一事实的人不由得不钦佩的。

当人们挨着圆桌落座时，我特意选坐在老太太身边。

门铃又响，走进一位矮个子德国人。

“哈啰。”冯·施高呼，同时伸出双臂：“老朋友，你怎样？”不等他回答，又转向我：“科玛，我大学同学，西门子公司的老牌双料高级工程师，简直是我们德国工业崛起的代表。”

“丁洁，我的女朋友，从中国来的。”冯·施博士介绍我时，一样自豪，同六十岁的冯·施相比，我毕竟年轻，又有着东方女性的含蓄温柔安静等特点。

科玛没有像一般德国人，伸手相握，只是客套一番，然后走开。他瞪着两只尖刻的眼睛上下打量我，一头银白的头发伞一样张开，将辉煌、成就及富有印在上面。

“你好！”我伸手同他相握，尽管被他打量得很不自在，仍强自微笑着。他用劲握了一下我的手，突然松开，刻薄地问道：“你总是伸出手给别人握吗？为什么你不握住别人的手？”我脸立即红了，急忙握住他的手，摇了一下，然后松开，坐回座位不语。冯·施安慰般伸手拂摸我的肩，笑着。老太太则斜睨着我，不吭声。

科玛尽管掩入人群中，整个宴会，我却不断感觉到他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目光，充满探究和剖析。

陆陆续续又进来了几位客人。

大家正热闹地谈笑着，并没听见门铃再响，就见一位穿着大红绣花毛衣，围一条轻纱红花巾的女人，怀里托着名贵百合花，艳丽无比地绕过本楼，走上平台。

冯·施博士再次起身，憧憬地渲染着他的笑声，一面从那女人怀里接过花盆，小心翼翼地转身交给小儿子：一面就熟络地将女人拥入怀中，先吻左颊，再吻右颊，然后双唇接触，响亮地

“叭嗒”一声。他放开女人，两脸相视大笑，仿佛一切都尽在不言中。接着他转身拉起我，向那女人介绍道：“我的女朋友，丁洁，中国人！”

女人涂了眼影的大眼睛有一瞬间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妒愤蛇一样溜过她青草般的眉睫，但只是一瞬间，她很快恢复了微笑，晴朗无比地同我握握手，闪开了。

奇怪的是，冯·施博士没有向我介绍她。

只见她扭动着腰肢，亲切熟悉地向所有人打招呼。冯·施博士的表弟媳先问候她：“你最近好吗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！”她用劲点着头，卷曲的短发很精神地扇动，耳垂上两只顶硕大的红宝石耳环更为耀眼夺目。

“你呢？快退休了吧？”她问他的表弟媳，那是位美丽出众，虽老仍有风韵的女人，“快了。”她低下头，看一眼自己的手指甲：“后年的事吧。”

“退休金能有多少呢？有 1500 马克吗？”她又问：“你们东边能有 1500 马克吗？”

“我也不太清楚，1500 马克总该有吧，不然怎么生活呢？现在的物价。”美丽的女人几乎无精打采了。（我后来才知道，她们年轻时总在社交场合争风采，她总输给这位美丽的贤良的女人。）

“看看吧！”她摊开两手，转向大家说：“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？还是位工程师呢，1500 马克，干了一辈子就剩下这么一点。”

“咳！”冯·施博士也道，“可怕，社会主义，一切贫穷，一切贫穷！”

那时候，德国已经经历了两德统一的洗礼，但统一后的德国并不尽如人意，两种不同体制的人汇在一起，尽管文化底蕴、历史是一致的，但人生观、道德观、价值观等则有很大的差别，两边的人经常会发生磨擦、矛盾。对西边人说，两德统一使西边人

的生活水平下降了，物价不断提高，房租、月票不断涨价，工资却纹丝不动，他们的钱都贴给东边这个无底洞了。所以，他们不喜欢东边人。据说，柏林有家大商场，曾经招募一批东边工人，但仅短短几个月，这批工人便全部被辞退，理由是他们经常迟到、早退，上班时聊天，不负责任。东边人则有更大的不满，原以为统一以后，西边会挽救他们濒临破产、倒闭的企业，没想到面临的则是更大的倾轧和竞争，东边的工厂一家一家宣告破产，西边的同道竞争者只低价收购机器、厂房，工人们则成批地失业，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，超过二战前最高数字。即使有同等的工作，东边人的收入也只是西边人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。所以原来投之于巨大热情促使统一的东边人，现在则怀旧、后悔。前身被西边人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党派在东边的许多区域往往还当选成为这个区域的执政党。

“不！”表弟媳软弱无力地摇摇头：“这不完全同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有关，人们说‘西德用马克吃掉了东德，我们作为沦陷区的公民，有 1500 马克就不错了。’一丝苦笑挂在轮廓鲜明的嘴角，皱纹丛生的双目闪着解嘲的光。

“那是你们自己要求统一的，你们的政府修建了柏林墙，不是我们的。但你们的人民不断翻越柏林墙，甚至不怕冒被政府打死的危险，后来又从匈牙利、捷克边境跑过来，匈牙利外长霍恩，还因为允许你们通过而获得‘国际卡尔奖’。那些过不来的人游行、示威……”

“胡、胡志民！胡志民！”冯·施仿效着当年东德人的口号，挥臂大呼。

“这是历史了。”冯·施的表弟吸着大烟斗，见美丽的软弱的妻子受到揶揄嘲笑，急忙插进来：“当初若不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他的《改革与新思维》，彻底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理论，一些人的不满和冲动不足以造成大气候的。现在我们冷静下

来，回头再想想，我们当时是太冲动，太冲动了。”

“我们也并没有从统一中得到好处。”科玛道，“当时科尔总理为了挽救东德破产的经济，免得东德人大量涌进西德，提出两德统一货币，并为此大量投入资金，知道我们投入了多少资金吗？”见大家都摇头，又道，“1550 亿马克！可惜的是，这些钱并没有使东德的经济一下子繁荣昌盛起来。却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。”

一阵冷场，就听到和风细舞树叶沙沙声。

冯·施站起身，替表弟媳的杯子斟满香槟酒：“真是命运。”表弟媳看着冯·施道，“当初你若留在东边，尽管是个博士……”

“我救了他。”艳丽的女人骄傲地挺起胸：“没有我，有他的今天吗？”她不屑地嘴角翘了起来。

“但是这里的一切是我创造的。”冯·施博士瞟了她一眼，接着目光掠过小楼、花园，停在角落里那棵高大的栗子树梢上，树梢头的两只乌鸦，突然箭一般射向蓝天。

“不是只有你有一幢小楼！”短发忽道，“一直骄傲……”

“不要再闹了，不要再闹了，闹到今天连个家都丢了。”坐在我身边一直沉默的老太太，突然直冲着女人叫起来。打断了她的诙谐。

“爸爸！”门外突然扑进位长腿大姑娘，打断了正继续的谈话，满院的人都含笑看着她，就像看天边飞来的一只花孔雀。

“哈！哈！哈！哈！”冯·施早已大笑着展开手，将这位美得眩目的女人拥进怀中，“我的亲爱的女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今天能看见你，我这一年都好了。”

“爸爸，祝贺你，我是从机场直接来这儿的，因为这一天对我很重要。”父女俩很亲热地相互拥抱。接着女儿拿出一只包装得十分精美的盒子递给冯·施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站在一边的短发女人道：“我的亲爱的，我已经等得很久

了。”“哦，亲爱的妈妈，我在美国天天都想你。”女儿又拥住妈妈，两人在草地上荡来荡去。

我含笑看着这位女子，心里在为德国人繁琐隆重的礼仪发笑，那女人扭过头看见了孤独地坐在圆桌边正对她发笑的我，便好奇地小声问道：“那个亚洲女子是谁？”

“你爸爸新结识的女朋友！”妈妈低声愤懑地道，

“哦！可怜的妈妈。”女儿更紧地抱住妈妈，一边就向我投来两道率直的美国式的上下打量的目光。

冯·施走过来，自豪地向我解释道：“我的女儿尤里，被我宠得有时很不像样子了。”我更加友好地向她微笑，因为我看出她在冯·施心目中的地位，所以刻意地讨好地：“她真漂亮！”

尤里则不屑一闻，扭过头同她妈妈及其他人说话去了。冯·施有些歉意地看着我，“咳”了一声，作为主人，他有责任让每一位来访者愉快自如，他自然了解我的窘境，但他是太快乐了，家人、朋友、香槟酒、祝福都让他陶醉，实在无暇顾及我。

他拿起酒杯，替我斟满杯子，我便点点头，示意他不用管我，这一天是他的。他感激地一笑。又倒了一杯香槟，端着给尤里送去，一面就加入他们的谈笑中去。

我闲坐无聊，又奇怪这位艳丽女人的身份，便搭讪着问身边正吃得有味的老太太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她吗？”老太太愤愤地瞪着我，咽下一口食物，大声地，如宣判似的说道，“她是我的女儿，孩子们的亲生母亲。”她指了指斜内雅，又接着道，“冯·施博士过去的妻子！妻子！”后面两字咬得很重。

花园里的人们都静下来，目光齐刷刷地扫向我，像是要揭去我脸上的一层皮，露出鲜嫩血淋的肉来。

“啊哨！”我恍然大悟一般，展开一脸妩媚的笑容：“您真幸福，您的女儿多孝敬您呵！”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老太太敌意的目

光变成困惑，依然瞪视着我。

“她穿的大红毛衣和您的一样，一定是她买了送给您一件。”

冯·施博士和其他人都笑起来。

“那倒不一定。”她自嘲般哼了一声，扭过身去，不再理睬我，不一会，又听到吧嗒吧嗒咀嚼的声音，老鼠一样扰人耳朵。人们也都继续了刚才所做的事，忘记这个插曲。

我静坐着，一口一口喝香槟酒，以抑制住心中的颤抖。一种我从来想到，尚未介入便已一直存在的敌意和大众之下的难堪，同这歌舞升平的气氛形成明显反差，使我越发觉得孤独和陌生。我看了一眼冯·施，他是我同这里的一切连接纽带，只是这结缔得紧吗？我将这疑问转向蓝天，天上一朵云缓缓移动着，我用手搭成罩，盖在眼睛上，凝视着那朵伞状云，渐渐地，云遮住了太阳，大地一阵清凉，和风熏人醉。冯·施博士和他的亲戚、朋友们阵阵笑声，远远地，像被云遮住了的阳光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安静？”一个声音突然近在耳边，同远处的笑声形成鲜明的反差，将我从一种梦境中唤醒。

扭过头，是科玛，他端着酒杯，直瞪瞪地看着我问。

“我喜欢安静。”我微笑着说。

“你能听懂他们的谈话吗？”科玛扬起眉，试探地问。我摇摇头，这个圈子对我是太陌生了。

“他们正在嘲笑从贫穷国家来的人。”深邃的眼神牢牢攀住我，一张没有表情的脸上，有岁月的道道雕痕。长久审视着这张脸，猜不通他到底想说什么。“各人有各人的命运，各人从自己的角度和地位同命运抗争。”

“嗯！”他似乎满意地点头，“抗争！”又嘲弄般一笑，“抗争？”

.....

我就是这样走进冯·施博士的家，并渴望成为这个家庭的一

分子。

二

“悠悠岁月，欲诉当年好困惑，亦真亦幻难取舍……”沉醉在餐馆中如泣如诉的歌中，心被往事回忆的弦绷紧，一如整个身体，笔直挺立，不敢有任何部位的松懈。

早过了吃饭时间了，店堂里只有一对同性恋者，正卿卿我我手拉手地窃窃私语着，待者必须站立一旁，听候吩咐，我不愿面对惨淡的同性恋世界，便随着音乐，回忆起自己当年那如痴如醉的异性恋世界。

“故事不多，宛如寻常一段歌，这样执著，究竟为什么……”

那是个风清月朗的夜晚，丁洁娇娇地偎在梁军怀里，命令着：“再说一遍，爱我还是爱她？”梁军一笑，月亮朗朗地照着他的笑靥，使他充满亦或说是他的魅力吸住了月光：“就不再说！”他调皮地声音低柔含有磁性，丁洁依恋他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，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牵动她心，使她的心弦发出颤音。她撒娇地撇起嘴：“我没她漂亮呵？她眼睛那么小，快睁不开的！”

他依着一颗百年大树，那树又粗又壮，耸向云天，而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目光温柔又略含讽嘲。

“我没她温柔是吗？她对你说了多少甜言蜜语呀！说呀，快坦白交待呀……”丁洁挥起拳头捶了他两下，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了，梁军依然纹丝不动，拥着她由她胡闹，丁洁快流泪了。

“那她比我年轻，比我聪明？”梁军伸手捂住丁洁的嘴，呢喃着：“她什么都不如你，也许她什么都比你好，但我爱你，我就

爱你!”说完深深地吻着丁洁，那一吻天长地久，那是多少年的沧桑岁月枯叶一般飘落而不能掩盖的爱的烙印。“就爱就爱!”那时候的誓言多简单呵。

“亲爱的!”梁军高大身躯略伏下来，紧紧搂住娇柔的丁洁，“哦，亲爱的。”丁洁紧偎着他，两人的体内都澎湃着如火烧如冰块撞击的热情，那仿佛是太多的爱令合二为一的身体无法承载，它们呼啸着、鼓噪着要向外宣泄，却又被桎梏了无法奔流，“呵!”丁洁昏沉迷茫地哼着，呼吸愈发急促浑身燥热。梁军则急忙粗暴地推开丁洁，靠着树喘了口气，静静闭上眼睛。被推开的丁洁十分委屈，她不满足，但又实在不明白为什么，就定定地看着梁军。

“跟我回家去!”梁军看了看缀满星星的天空，毅然拉住丁洁的手，欲走。

“去你家?”丁洁惊异地问，她此刻只愿意同梁军单独在一起，何况自己毫无准备，空着两手：“我什么都没买，再说……”丁洁住了口，扬起脸看着朦胧的梁军，梁军也定定地看丁洁，一双聪慧的细长眼闪着光：“再说什么……”

丁洁在黑暗中红了脸，呢喃一般地：“再说……见了你妈妈我怎么称呼?”

梁军的心也呼呼跳动：“你说该怎么称呼呢?”他用手轻指着丁洁的面颊，细细地打量丁洁，仿佛要趁着月光拈出在她脸上的轻爬的一只蚂蚁。

“不知道嘛。”丁洁羞涩地低下头，感觉四面八方被甜蜜啃噬着，飘飘然了。

“你愿意怎么称呼?”梁军手扳着丁洁的下颌，强行地抬起她的脸：“说呀，你想怎么称呼呢?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丁洁硬是羞得抬不起头。

梁军就用双手捧起她姣美的脸颊，在她的唇上深深地吻着。

然后拉起她手，笑道：“走吧，到了家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家远吗？”丁洁小鸟依人地跟了梁军，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地走，一边问。

“不远，穿过这大片田野，再过一座小桥，就到了。”

田野里的植物正舒展身躯，吸着夜露愉快地成长，丁洁觉得幸福极了，黑暗中的田野在她眼里是闪光的，那是她后来所有梦境中最美的一篇，她绝没有想到，他放弃她而去追求的所有一切远不如她，而她懂得这一点时却已太迟太迟了。

“就是这座桥吗？”丁洁抚着冰冷的桥栏问，弯弯的河道在月光下向远处延伸，把人带进一种渴望和遐想中，年轻人就是梦多，期待多，丁洁就这样站着，向着远方的星空看了看，阵阵清淳湿润的水汽浸透她的心，她大大吸了口气，闭上眼睛。

“怎么啦？亲爱的！”梁军拥住她，关切地问。

“我走不动啦。”丁洁仍闭着眼，听他一声轻笑，“我要你背我。”她娇唤，梁军为难地左右看看：“碰到家门口人，多不好！”

“那我就不走了。”丁洁睁开眼，昂起头看着梁军。

“就背过桥，好吧？”梁军妥协了，她知道他终究会妥协的。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丁洁用叉手搂住他的脖颈，把头贴在他脸边，他那宽宽的背脊多舒服呵！那比冯·施博士的奔驰牌轿车，比她后来坐着从北京开往德国的飞机，不知要舒服多少倍呢。

.....

刚过了桥，就听到窃笑声，丁洁慌忙从梁军背上跳下来，心跳如鼓，再看梁军，他惶惶地一把抓住她手。

“到家了吗？梁军。”年轻小伙子的窃笑声。

“来家了，来家了。”梁军急慌慌地答道，待两个年轻人走过去后，他佯怒瞪视丁洁，丁洁也看他，两人相视偷笑。

梁军家的小院坐落在村子东边，小村庄里家家户户门都开着，说话声、笑声透过朦胧的灯光，应和着一两声狗吠。新鲜的泥土，牛粪和田野里庄稼的气息混杂着一股欣欣向荣的生机，乡村的夜晚自有一番动人的情绪，正像在这里长大的梁军，越品越有味道。丁洁斜眼看了看一贯循规蹈矩的梁军，今天可闹下笑话了，她低下头偷笑。

刚刚走进梁军的门楼，一只狗连吼带叫地向正幸灾乐祸的丁洁扑过来，“啊，不！”吓坏了的丁洁叫着扑进梁军的怀里，父母哥嫂等都迈了出来，梁军想推开丁洁，又不舍，便呵斥了狗，又羞又骄傲又尴尬地搂着她道：“你看我家里人都在笑你呢。”

丁洁急忙从梁军怀里转过身来，面对一家笑脸相迎的老小，脸涨得像块红布，为了掩饰，她转身娇嗔着：“你没有告诉我你家有狗啊！”

梁军就笑，一边拉丁洁进了堂屋。

“这是我妈。”梁军介绍。“嘿嘿！”丁洁笑一声。“这是我大哥。”“嘿嘿！”丁洁又笑一声，“这是大嫂。”“嘿嘿！”介绍完学着丁洁也笑一声，全家又都大笑起来，丁洁便又臊又羞又不能拳他，只得干瞪着他嘟起嘴，似笑非笑，心里却陶醉于他们家这种亲密无间的气氛。大嫂去锅屋里烧了茶，端着几只粗瓷碗出来，一一泡上茶水，全家人你一句我一句闲话着桑麻，丁洁不懂农事，坐在一边静静地打量他的家人，梁军兄弟四个，数梁军最帅，一米八的个头，肩膀宽宽的，又数他最有出息，在城里当着干部。梁家的几个媳妇，倒是个个俊俏可人，丁洁便惭愧，想自己只是个小工人，又长得不如人。可梁军爱她，这她清楚。

“这么晚，咱们走不了了。”梁军虔诚地对丁洁道，“走不了就不走呗。”丁洁依墙站着，坦荡荡地看着梁军，梁军走过去拉住丁洁手问道：“刚才你叫我妈了吗？”

丁洁就笑，又羞红了脸。

“你就会笑，笑过就算数啦。”梁军噘着，一边吻了丁洁一下，“几个媳妇里就数你最傻！”

提起几个媳妇丁洁便焉了，她真不知这个家庭里聚集了一群美人，自己是相形见绌，便撇起嘴为难地低下头，无精打采地道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，我也没法改变的。”

梁军又撩起丁洁的头发，放在鼻前嗅了又嗅，自语道：“我怎么这么喜欢这气味。”

“这间房就是我俩的新房了。”梁军带丁洁走进院后的一间耳房说道。丁洁便狡黠地横他一眼，打量起这间狭小的房间，靠墙放着一张木床，床头一只几乎磨秃了四个角的老式木厨，一条长凳，这边是一个盛稻米的大仓子。

两人躺在床上，丁洁嗅着男人的气息，前所未有的安稳，她伸出一只手拥住梁军，脸贴在他胸前，沉沉地要睡了。

“不行不行！”梁军叫着抬起身子。

“怎么啦？”丁洁惊异不解地看着他，梁军看看丁洁，什么也没说，重又躺下，丁洁在他唇边吻了一下，欲睡去了。

梁军却又坐起身，无可奈何地看着丁洁：“到底怎么啦？”丁洁欠起身子问，“你不懂啊。”梁军噘怪着，丁洁困惑地睁大眼睛，睡意荡然全无，多美好的夜晚，良宵难再，为什么不呢？“咱俩穿了毛衣毛裤睡，好吗？”梁军求她。

“冷吗？”丁洁问。

“你真不懂？”梁军叫了起来。

“懂什么呀！我什么都懂，只是不知道你指哪一方面？”丁洁有些茫然，她很愿意帮助梁军的。

梁军很慎重地看了丁洁一回，问：“你真爱我吗？丁洁！”

“是的，怎么……”梁军的唇已经重重按在丁洁的唇上，丁洁一阵心迷意乱，朦胧中领略了云雨之事。

.....